

## 瞻仰南湖红船

■罗勇

日前,我们驾车来到浙江省嘉兴市,参观南湖革命纪念馆,瞻仰南湖红船。

在我的印象中,红船一定是红颜色的船只,但当我们登上南湖湖心岛,走近红船才看见这船的本色不是红色。那么,为什么叫“南湖红船”呢?我伫立岸边,凝视着停泊在湖面的画舫,脑海里回望我们党苦难辉煌的峥嵘岁月。

我终于明白了,“南湖红船”是人们赋予的一个特别的、永载中国革命史册的名称。这艘画舫船体并非赤色,却以“红船”为名,源于其承载的红色革命使命、孕育的红色革命火种,是精神与信仰的红色象征。

因为红色,这一充满象征意义的色彩,代表着进步与光明,寓意着革命与奋进。正是在那艘南湖红船上,红色的火种被点燃,并迅速传遍神州大地。这艘红船,被誉为中国共产党的“母亲船”,是中国革命源头的象征。就这一革命意义上讲,它就是一条名副其实的“红色之船”。它象征着无数革命先烈为了实现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,抛头颅、洒热血;象征着中国革命一定会排除万难,最终取得成功。因此,“南湖红船”成为全国人民心中简洁形象、通俗贴切、深入人心的革命专属称谓。

1959年,为了纪念中共“一大”在南湖

游船上胜利闭幕这一历史事件,南湖革命纪念馆依据中共“一大”会议时来嘉兴安排游船的直接当事人王会悟的回忆,仿制了一艘丝网船模型。这艘模型被送到北京,经过中共“一大”代表董必武的审定认可后,又按模型原样仿制了一艘画舫,作为南湖革命纪念馆,供群众瞻仰。

1921年7月,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召开。然而,在7月30日晚上,会议因法国巡捕的搜查而被迫中断。参与上海会场会议的13名一大代表中,李汉俊、陈公博、周佛海三人未前往南湖,剩余10名代表在李达夫人王会悟的引领下,乘坐火车从上海转战至嘉兴。在南湖浩渺烟波上,停泊一艘单夹弄中型画舫,舫中十名外地青年从中午11时开会直到傍晚6时。他们在小船上通过了《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》、《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》,选举产生了中央领导机构,庄严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。面对满天风雨阴霾,会议闭幕时他们庄严呼出时代的强音:共产党万岁!世界劳工万岁!第三国际万岁!共产主义万岁!

记得在1986年3月,我专程去上海瞻仰中共“一大”旧址。当时,我对照上海市区地图查找前往“一大”旧址的公交线路,

饭,一个馒头,中、晚各四两饭。食堂素菜一角钱一个,荤菜二毛。家庭条件好的同学,一周五至十元在食堂能吃饱吃好。我则靠周末回家父母想方设法做二顿好吃的改善一下生活。

周而复始,紧张、单调的生活,在与同班、同级、同校的同学一天天熟悉的过程中,慢慢变得丰富多彩。周一的晚餐是一周最丰盛、最快乐的时分,同学们都会拿出从家中带来的好菜共享。让我至今难忘的是,有一次我生病了,饭票也不小心弄丢了,同学们背着我去医院,并悉心照料我几天,大家还你一斤,他半斤为我凑了十多斤饭票,解决了近半个月的生活费。

我们有时会三五人坐在学校前的金水河边,看夕阳,读诗歌,谈理想;周末有时会去学校附近的同学家,采摘新鲜的蔬菜打一次牙祭;有时会同同学去镇上花二角钱看一场电影……

我在读初三时,写过一篇作文《丰收场上》,班主任语文老师写评语说像一篇小说,并作为范文在全班宣读。从那时起,在我的心里,就播下了文学的种子。

那时候高中没有图书室,同学们都各自从家里带些课外书互相交流学习。像《钟山》《芙蓉》《青春》等文学期刊和张恨

忍疼痛。次日清晨,我穿上温暖的布鞋,却看见母亲双眼布满血丝,双手满是针眼。那一刻,我暗下决心,一定要让母亲过上好日子。

我从小体弱多病,母亲日夜守护。夜里发烧,她抱着我,用额头反复试探体温;山路崎岖,深夜求医,她背着我,步履坚定。她常对我说:“人可以穷,但不能弱;可以苦,但不能垮。”母亲的坚韧,早已融入我的血脉。

十八岁入伍离家,母亲默默为我收拾行囊。临行清晨,她送我到村口老槐树下,一遍遍为我整理衣领,抹去泪水,只叮嘱一句:“在外好好干,听组织的话,堂堂正正做人,娘在家等你。”

离家数十载,岗位几经变换,母亲的教诲从未远离。训练再苦,我咬牙坚持;工作再累,我不敢懈怠;遭遇挫折,我挺直腰杆。我始终牢记母亲的话:做正直的人,干实在的事,不欺心,不欺世。母亲没有给我留下财富,却留给我勤劳、善良、坚韧、正直

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行程,终于到达了兴业路石库门。我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走进“一大”旧址,鲜红的党旗在眼前飘扬。

在“一大”旧址展览的结尾是董必武1956年2月的题词:“作始也简,将毕也钜”。这是《庄子·人间世》中的一句话,原文为“其作始也简,其将毕也必钜。”意思是任何伟大的事业,开端往往朴素细微、简单质朴,历经坚守奋斗,终将成就宏大壮阔的伟业。董老借用此言,寄语共产党人:党的革命事业始于微末、初心纯粹,虽历经风雨,终将成就民族复兴、共产主义的伟大征程,勉励全党坚守初心、久久为功、善始善终。这句话寄托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中国革命事业的无限期许。

我瞻仰南湖红船,更是要理解和弘扬南湖红船精神:“开天辟地、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;坚定理想、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;立党为公、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。”

在南湖红船边,有游客争相拍照留影,也有集体重温入党誓词的主题活动。

我作为一名老党员,从瞻仰“一大”旧址到瞻仰南湖红船,时光跨越近四十年,我向着南湖红船行注目礼,心里默念入党誓词,献上一名老党员的赤诚之心。

■江南月

水《啼笑姻缘》,琼瑶《窗外》《聚散两依依》等大量小说,在校园广为流传。在传阅书籍的同时,也传递着友情和青涩的爱情,偶尔也会传出某同学喜欢某同学的轶闻。

学校一年开两次运动会,长跑、短跑、跳高、跳远、乒乓球、篮球、单杠、双杠、铅球、拔河等项目比赛。比赛场上彩旗飘扬,打着巨幅标语“发展体育运动,增强人民体质”。

学校还组织过两次支农活动,一次插秧,一次割麦。我因有病,班主任安排我留校出黑板报,因图文并茂,受到老师和同学们好评,自此,我就定期出班级黑板报。

寒暑假时,我们相好的同学也经常互相走动。家长们都像待亲戚一样,拿出家里最好的东西热情款待。

两年的高中生活,在老街与学校十多里泥泞的公路上;在老师与同学的关心、帮助中;在家人的叮咛与期盼里;在青春的渴求、迷茫、奋起、拼搏中;不知不觉过去了。

临毕业前,我和班上来自官垵、蒲圻湖、余码头、沿河的七位同学,每人出五元钱,在渡普镇的一家餐馆里,点了酒和菜,我们在热血的沸腾中,结拜成“八弟兄”。按年龄我排行第三。

嘿,十六岁!

■葛浪

的品格,这是我一生取之不尽的精神力量。

后来我在城里安家,多次想接母亲进城享清福,她却总说:“家有老屋,有田地,我在,你就有根。”她不愿拖累我,书信之中,只报平安,不言艰辛。

母亲终究离我而去。我未能床前尽孝,未能为她端一碗热水、洗一次脚,未能再听一声乳名,这是我此生最深的痛与憾。故乡的山仍在,水仍流,村口的老槐树依旧挺立,可那个等我、盼我、疼我、爱我的母亲,再也不会站在那里望我归来。

母亲是平凡的,她只是千百万劳动人民中的一员。可正是这千千万万平凡的母亲,用一生劳作养育儿女,用质朴善良支撑家庭,撑起了无数家庭的希望与温暖。

我用什么才能报答母亲的深恩?我将永远铭记母亲教诲,堂堂正正做人,清清白白做事,勤勉尽责,不负家国,不负养育之恩。这是我必定能做到的。

## 病房里的光

■成冰心

当山城还未苏醒,病房的16号床前,又守了一夜的我,腰酸背痛,疲惫不堪。

母亲戴着氧气管,胸腔随着轻缓的呼吸微微起伏,她床边的监护仪发出规律的蜂鸣声,成了我眼前最揪心的背景音。

清晨五点十分,一名护士推门而入,脚步轻得怕惊扰了黎明。

她径直来到母亲床边,俯下身,目光落在母亲手背的留置针上,又小心掀开被子一角,轻轻按了按针口周围的皮肤,确认没有红肿、没有渗液,这才直起身,顺着输液管的方向,找到那个小小的调节器。

我看着她眼睛一直盯着滴壶里的水珠,一滴,又一滴,数着节奏,手指微微转动调节器,直到滴速刚好适配母亲虚弱的体质,才轻轻舒了口气。

护士离开时,将母亲露在外面冰凉的手轻轻裹进被子里,并贴心地帮母亲把滑落的被角掖好。虽然口罩遮住了她的脸庞,但每一个动作都藏着她在工作中的温柔。

从母亲确诊重病住进医院的那天起,我的心就像被一块巨石沉甸甸地压着。在母亲住院的整整一个月里,我的心思、目光,所有的精力,全都紧紧系在她的身上。我的世界,只剩下16号病床,和床上那个日渐消瘦的母亲。

直到她的出现,才为我这段陪护压抑沉闷的日子,带来了光。

起初她来打针时,总会轻声细语地问候母亲,说几句贴心宽慰的话,耐心地逗着老人,让原本憔悴萎靡的母亲,也能微微扬起嘴角。那一刻我心里不禁一动,暗自觉得,这位护士可真细腻暖心啊。后来每次扎完针,她都不会匆匆离去,总会在床边多停留片刻,轻轻抚摸着母亲因反复穿刺而布满淤青的手臂,语气里满是心疼:“阿姨您太瘦了,一定要好好养着呀。”

她不仅待人温和,工作更是细致入微。她见母亲身形消瘦、长期卧床,特意反复叮嘱我,每次帮母亲擦完身体后,一定要及时涂抹乳液,细心护理皮肤,以免臀部泛红磨破,让老人再遭多余的罪。

有时母亲说腰疼,我正吃力地帮她翻身,她刚好进来,见状立刻上前搭把手帮忙,还特意提醒我,可以给老人买久卧专用的防褥疮垫,能减轻不少痛苦。

母亲情况最凶险的那晚,恰好是她值班。半夜查房时,她见我守在床边彻夜未眠,寸步不离地盯着输液管,便轻声安慰:“你安心歇会,我会定时过来照看的,你放心。”

那一夜,她没有食言,整夜每隔半个多小时,就会轻轻走进病房,俯下身查看母亲的状态,认真记录心率、血压、血糖数值,一晚上前前后后巡查五次,一刻也不曾松懈。

母亲骨瘦如柴,血管条件极差,留置针发生渗液,手臂瞬间肿起一大包。她没有丝毫不耐烦,取来消肿药膏,仔细为母亲敷上,耐心安抚。得知我要帮母亲清理舌苔,她找来干净棉签,还反复提醒我动作一定要轻柔,千万别损伤口腔黏膜。只要她一走进病房,母亲的神情便会安稳许多,她戴着口罩,却用低头的温柔,为病床上的母亲托起了一份安心。

医院的时间轴上,没有昼夜之分,只有生命的节奏在跟着跳动。在我人生最难熬的日子,这位素未谋面的护士给予的每一份细碎善意,都化作暖暖的光,给了我撑下去的力量。

平凡白衣,向暖而行,原来这里的天使都有具体的模样!

## 嘿,十六岁

十六岁那年,正是百废俱兴、教育开始走上正轨的年代。初中实行三年制教育。中考后,全班有三位考取县一中,我和其余十八名同学被县二类高中渡普中学录取。

开学前一天,父亲帮我挑着木箱、被褥、蚊帐,领着我步行去距老街十多里路的学校报名。同行的还有老街另几位去报名的同学及家长。

报名费含学杂费、书本费、住宿费……一学期共19.80元。十六岁的我和同学们,心里对新的学习生活充满美好的憧憬。

宿舍是旧教室改造的,两排竹铺,一排高低木架床。三十多位同学按报到顺序安顿好行李。

分班时,我们老街的三位同学一起分到高一(2)班文科班。全班同学大部分是住校生,只有少数几位是镇上的走读生。

新的学习生活在青春的萌动中开始了。五点半起床,早操,早自习,吃早饭,上课,吃中饭,午休,上课,晚饭,晚自习。每天按作息时间,寝室、教室、食堂三点一线作息。

我和大多数同学一样,一星期从家里带七斤米、二元钱,食堂每斤米收三分钱加工费。吃菜主要靠母亲做的腌菜:豆豉、腐乳、咸菜、辣萝卜等,一周用罐头瓶装三瓶,新鲜菜不能存放。早上二两稀

## 母亲

我的家乡,坐落在鄂南双溪桥镇东北部一座群山环抱、风景如画的小山村。那里有我童年的啼哭,少年的梦幻,青年的畅想,更有我一生魂牵梦绕的母亲。

十八岁那年,我毅然投笔从戎,辞别母亲,告别家乡。自那以后,我常年在外辗转奔波,极少回归故土。岁月流转,无论身在何方,母亲的身影,始终镌刻在我心底。

母亲是一位普通的农家妇女,没有读过书,却用勤劳的双手、善良的心地,撑起整个家庭,教我立身做人的道理。我十八岁前的时光,处处都是母亲的身影。天未亮,她便起身生火做饭;白日里,下地劳作,从不停歇;深夜里,灯下缝补,一针一线,都藏着对儿女无尽的疼爱。

年少时家境清贫,母亲总把最好的留给我。有一年寒冬,我手脚冻得发红,母亲连夜为我缝制布鞋。灯光微弱,她纳了一层又一层鞋底,手指被针扎破,便悄悄吮去血迹,强